

學苑

隨筆

梁學思

二十年的前與後

剛買下黃耀明的最新專輯《King of the Road》(圖)，等不及回家就在車上播放。帶點另類鄉謠味道的音樂，與黃耀明一貫的電子風格大相逕庭，倒跟車外溫哥華的西部景致遙相呼應。哼著朗朗上口的旋律，細細聆聽婉轉迂迴的歌詞，不知不覺間竟讓我有步入中年的感覺！

怎麼也想不到會把黃耀明和「中年」扯上關係！對於出生於六七十年代的一輩，達明一派的音樂有著很特殊地位。殖民地教育下香港被認定是文化沙漠。父母長輩口中只緬懷中國傳統文化。出國升學接觸的是關於別人的歐美文化。那時候，很傾慕美國樂壇Bob Dylan和Bruce Springsteen那種人民詩人式的搖滾創作人：他們的音樂狂放自我，豪邁不羈，對社會不義有辛辣的控訴，對人間疾苦有深情的描寫。

同樣，達明一派為我們這些不安於主流、不滿既有體制的年輕人開拓了一個遼闊、精采以及充滿暇想的文化空間。尤其達明與詞人周耀輝合作的一系列作品，例如《天問》、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、《忘記他是她》、《愛彌留》，寫下對極權政府的憤怒、愛滋病風潮下不敢燃燒的欲望、超越性別的禁戀、離鄉別井的苦澀。這些歌曲，在多少間大學宿舍房間中，讓我們驚艷，伴我



們成長，為我們譜下一個年代的主題曲。

驀然回首 貫徹今昔

二十年間，黃耀明不斷創新，屢有突破，絕不停留在達明一派年代。倒是我自己頑固，每次聽到黃耀明的歌聲，總不免要重歷一番少年時的激動。這個專輯，開了我這種執迷不悟的聽眾一個大玩笑！簡樸明快的曲子，帶我進入一個毫不年輕的世界：「髮線正離開煩惱」的中年男人，擁有「艷麗有盡，美麗無限」的智慧(林夕，

《你頭上的光環》)；過來人疼惜並誠心祝福「比我沒底線」的「慘綠青年」(黃偉文，《親愛的瑪嘉烈》)；嘗透甜酸苦辣的戀人，「抵達了人生中游」，發現「食慾比色慾長久」(何秀萍，《憶苦思甜》)。聽著這些好像和黃耀明格格不入的歌詞，我驀然問明白到，他仍然在唱著我們的主題曲，只不

過那個火紅年代的瑰麗激情，早已不是我們的主題。這些年來，我只願回頭看那必盡的艷麗，自然望不到面前無限的美麗。

也許這真的是一個有意的玩笑！專輯裏有一首歌，貫徹今昔，弦外有音：「在盡力聞著這一扎薔薇，願二十年後會讓我記起……別望著前面怕一切就快遠離，日夜在全永遠的美」(周耀輝，《20》)。二十年前的激情，成全了這一刻的豁達。願二十年後我會記起，造就另一番享受。 作者為卑詩西門菲沙大學性別研究系助理教授